



火树银花闹元宵

□ 马晓炜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月中旬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唐代张祜这首诗生动描写了京城万人空巷闹元宵的欢乐场面。与古人相比，故乡的元宵节显得有些寡淡冷清，但对于我们小孩子而言，在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快乐是从不打折的。

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电，天刚擦黑，家家户户将灯笼擦得一尘不染的乌灯，挂在门前，同时给每个房间点起煤油灯或蜡烛，就连猪圈、羊圈、牛栏也不例外。父亲说：“元宵夜火旺，养猪比牛大。”在各种灯火的映照下，每个角落亮堂堂的，把元宵夜烘托得喜气洋洋。

“赶紧儿，到东地撂火把去喽！”正当我美美地享受着母亲刚出锅的热腾腾、香喷喷的汤圆时，突然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喊了起来。我知道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撂火把即将上演，那可是我和小伙伴们的最爱。正月十五前，我们就用高粱秸秆、扫帚头子等，将火把扎制停当，中间还塞了鞭炮，只为元宵节大显身手。

听到喊声，我按捺不住激动心情，囫囵吞枣地扒了几个汤圆，拿起

火把，急匆匆加入撂火把的队伍。此刻，火把已被点燃，燃烧的火焰，犹如一条忽明忽暗游动的“火龙”，蜿蜒在漆黑的村路上。到了麦田，我们舞动着火把，撒欢地奔跑着。待火把的火势越来越旺时，我们欢唱着：“正月十五撂火把，谁的火把撂得高，谁家蜀黍长得高……”的民谣，突然奋力一抛，一个个火把腾空而起。刹那间，火星飞溅，形成一道道美丽的弧线，照亮了整个夜空，甚为壮观。火把在半空停留片刻，旋即又极速下落。狂欢的我们就这样将火把一次次扔起落下，落下再扔起，直到火把燃烧到头为止。那一刻，还没起身的麦田，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俺要提灯看烟花去喽！”这边玩得正起劲，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赶紧扔下手中的火把头，争先恐后往家跑。因为心灵手巧的长辈们，早已给我们扎起造型各异的各种灯笼，那些灯笼虽然做工有些简单粗糙，有的是用纸糊的，有的是用瓶子做的，但都寄托着对孩子无比深沉的爱。

我们满头大汗跑回家，压根顾不上休息，提起五彩缤纷的灯笼，浩浩荡荡，走东家，逛西家。一番摆摆之后，便赶到村口集结看烟花。在那个年月，鞭炮家家都舍得放的，可燃放那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烟花，一

般家庭是舍不得的，谁家若是买了，我们甭提多眼馋了，奔走相告。

而买了烟花的主人，为讨个喜气，元宵之夜，准会将烟花拿到村口的敞亮处，待乡亲们像看戏似地聚拢过来后，满面春光走上前，仪式感满满地把“大闹天宫”“仙女散花”“一树缤纷”等烟花点燃，随着“嘭、嘭……”“嗖、嗖……”“啪、啪……”的接连巨响，五颜六色的烟花，喷薄而出，扑棱棱在空中爆开，红的、黄的、绿的，溢彩流光，应接不暇。

我们只顾抬头仰望，笑哈哈地拍手叫好，谁知手中的灯笼，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我们手忙脚乱去扑救，狼狽相，招惹得周围男女老幼笑声一片。欢快的笑声，在此起彼伏的绚烂烟花里，让小村久久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儿时的元宵节，虽然比不上别的地方热闹，但对我们农家孩子来说，仍不失为一场欢乐的盛宴，时至今日，我还念念不忘。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法委) 漫画/高岳

母爱是一场重复的辜负

□ 邹艳艳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忆起我与妈妈的种种，我们竟有着如宿命般相似的境遇，相隔万里，始终心怀对母亲的牵挂和愧疚。妈妈对外婆，我对妈妈，终是印证了那句，母爱不过是一场重复的辜负。

妈妈出生在湖北枣阳的一个小镇，上世纪90年代随父亲来到远在新疆的部队农场。没想到一去就在异地扎根，与父母故土分离，至今已近30个年头，从年华正好变成两鬓白发。

20多年来，在我印象里妈妈只回过枣阳老家3次。犹记得大一寒假陪母亲回去，她日日精心照料年迈生病的姥爷，陪她姥姥煮饭聊天，好似一天的时间要掰成很多瓣才够用。那一次的告别，阴霾的天空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姥姥拉着我们的手哭得泣不成声。而等妈妈再次回到湖北老家，竟是见姥姥最后一面。

这么多年，妈妈鲜少在我们面前流露出未能陪伴父母的遗憾，只是把全部的精力都付出在我们身上。席卷在母爱的细致、包容和温暖中，我的童年被无限延长。我也将父母在新疆重建的小家视为我的故乡。日子幸福悠长，而未觉孤单。直至16岁离家读书，我竟然神奇复刻了妈妈的命运，开始一次次和亲人告别，一次次走向远方。

永远难忘16岁离家读书的那个清晨，我住在临街的姐姐家翘首企盼载我离家的班车。妈妈凌晨四五点钟起来熬鸡汤，匆匆赶来送我。当时，

车已启动，她把冒着热气的鸡汤端到我面前，我浅尝一口就急着上车了。这么多年，我已不记得自己匆忙喝过的那口鸡汤的味道了，但却成了记忆中最温暖的片段。年轻时候的我，好奇去看外面的世界，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当父母提着鸡汤目送我远去是多么怅然若失。

我一直记得那次清晨的离家，把我的人生也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是藏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与故乡和亲人亲密无间的相处。另一部分就像是被命运之手无形地推着，从离开麦盖提县，离开喀什到离开新疆，一步一步与亲人远离，在异乡扎根。而那碗未及喝完的鸡汤亦似乎见证着我们的关系转向：母亲精心呵护的女儿长大了，她满含爱意目送女儿离开，而女儿已经来不及多看，头也不回地奔向远方。

直到多年后读到龙应台的《目送》，回想起姥姥、妈妈和我的境遇，心中方才清明放下：所谓父母与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我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终于，不再纠结母爱是否是一场重复的辜负，也许这只是一场付出爱与享受爱的轮回，只是一个可能有遗憾但从没有后悔的故事。在这看似辜负的轮回里，妈妈的温润、坚韧、宽厚早已浸润我心，虽人在远方，但一回头，爱都还在。

(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冬韵三章

□ 罗本森

苍凉满目万花稀，丝雨纷飞落树枝。
蟹爪青青呈锦绣，水仙碧玉透珠玑。
风中翠竹三分绿，雪里红梅五彩霓。
大丽仙人燃炮仗，桃前柳后待春曦。

雨
寒流滚滚北方来，洒洒扬扬漫岭台。
秃木昂天枝惨叹，残花垂地瓣悲哀。
池中烟絮青荷谢，岭上风香腊梅开。
飘雪飞霜犹凛冽，一声霹雳再春来。

风
清涼转上冷寒天，呼啸声过野原。
残叶枯枝飞九朔，轻霜薄雪盖千山。
松峰岭岭青波涌，竹伴江河碧浪翻。
独有梅花迎日放，春风绿醉醉人间。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我和青海有个约定

□ 陈岭岭

半年的援青挂职经历已经结束，我也已经回到山东工作。回首往事，那些人、那些事还历历在目，仿佛梦醒时分回味梦里的故事，也想要努力记住每一个细节。有些东西，也许早已悄悄地融进了血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青海的美让人窒息。天，蓝的纯粹；云，白的耀眼；山，壮美辽阔；水，清冷深邃。这里的一切，都是坦诚而又热烈的，仿佛催促着我赶快投身到这片土地，用满腔热情去建设她，去挥洒生命和汗水。

从来到青海我就开始失眠，伴随着偶尔的胸闷气短。饮食也不习惯，偏油偏辣的饮食，让我经常腹泻。好在我身体素质还不错，没有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慢慢地适应了高寒缺氧的环境，我也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在门源法院挂职期间，我参与了大量的民事案件特别是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裁判文书，并与一线办案法官面对面交流及到两处派出法庭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做了一场《民事裁判文书规范化问题的研究》的讲座，提出了合同类纠纷“释法说理三段论”和离婚纠纷“审理要点提纲”两个课题；写了《门源法院涉彩礼纠纷案件调研及经验总结》《常见案由审理要点和裁判文书撰写范例》等调研文章；还写了《关于加强门源法院审判质效

管理的四点建议》，为挂职单位的各项工作献计献策。这期间，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办案技巧，增加了审判经验，丰富了自己的认知和沟通能力。

最难的还是想家。每天跟家里视频，我总是努力让自己笑得更加灿烂，想让他们看到我在青海挺好的，也总是努力观察他们脸上有没有一丝疲惫。儿子会问我，爸爸，你是今天回家吗？他还会用小板凳和枕头搭起一架飞机，说要开飞机来青海看我，让我总是笑着笑着就湿了眼角。

儿子支气管炎一个半月还是不好，入夜便高烧，还会说胡话。妻子终于给我打电话，泣不成声地问我怎么办。电话两头，相顾无言，默默垂泪。我儿子叫天天，他还不满3个月的时候，每夜都要哭闹上七八九回，搞得我和妻子相当崩溃。妻子说，如果他能一觉睡到天明该多好。我灵机一动说，不如我们给他起个小小名叫天明吧？妻子说叫天明吧。后来他长大了一些，睡得也越来越安稳，再后来他便真的能一觉睡到天明亮了。会好的，我说。会好的，妻子说。

有幸成为一名援青挂职干部，给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在这里我收获了很多很多，还经历了门源6.9级大地震。在青海挂职的日子已经结束，我总是想记住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感谢这段历程，它将是我的财富。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虎啸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白文良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

你

□ 陈明

你出现在红蓝警灯中
你穿梭在犯罪现场里
案卷前你格外冷静
抓捕中你特别勇猛
你用步伐丈量警群心与心的距离
你用热情将矛盾调解升温冰点融点
青春与热血谱写初心
使命与担当铸就祥和
你选择维护稳定秩序的生活
你无怨付入投入公安的事业
国家安全，公安系于一半
百姓安宁，公安忠诚守护
你是人民警察
和平安年代最具危险的职业
你是人民警察
新时代最具奉献的英雄群体
在你的脑际有一个梦想
叫做天下太平
在你的心海有一种追求
叫做百姓安宁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飞舞的时光

□ 胡旬

让我看清你的脸
让我看看你的眼
逝去的青春吉光片羽
多少花开与花谢
我曾写下花样的诗
我曾遇见明媚的天
万年的缝缝人间的岁月
红颜指间沙，年少镜中月
看匆匆时流飞逝
这盏灯火火渐熄灭
我回首再遇见你
遇见已老去的自己
微笑着点头眼中带着泪
致曾经走过的路
致此后的山高和水远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宣颐斋随笔

□ 王乾荣

牙签:BD医院
心律不齐，被主任医师指定进地下一层ICU。不能下床，有啥事，护士代劳。意识清楚，身体各项功能如常，只是心脏不老实，时快时慢，没大问题，用不着人帮什么。但吃完饭要个牙签，护士道爱莫能助。一层有小卖部，自己上去买?答:不许。您代买一下?答:没这责任。老来牙缝变宽，不能任由残渣颗粒于其中发酵、膨胀呀。塞牙死不了人，但叫人恶心、焦躁、沮丧，再说塞得难受。大概隔壁医生办公室一青年大夫听见我与护士的对话，主动送来牙签一枚，十分感谢。虽然戴着口罩，我看到护士小姐未被遮挡的眼眶和额头，似乎泛了红晕。护士职责里，也许的确没有为病人弄牙签这一项。她们不是我奶奶我妈妈我姐

悬壶济世小事件

我妹我女儿我孙女，凭什么我要个牙签，她们一定得满足我?是我过分啦……

“拒查”:TR医院
挂了大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号。L大夫在胸部胡乱听了一下，二话不说，让做各种检查，欲开单子。此前在家门口医院呼吸科各项检查已做，单子、片子一大兜，带了，能参考吗?L大夫答，本院还须查。仪器为证，重复检查，没必要吧?L大夫于是在病历本连写5个简短词组——拒查，拒查，拒查，拒查，拒查。大概包括胸片、B超、核磁共振等等。哎，即算别的项目我“拒查”，听诊我没“拒”呀。想，在没有这些仪器的时代，作为高级医生，对于一种常见病，不能做一个初步诊断吗?这一次，L大夫在病历上除了写“拒查”，其他未着一字。您这位高级医生的听诊器对肺部、气管的各种声响，一点儿没

听出来?他也没开任何药物。我的100元挂号费和就诊、候诊时间等等，白瞎了。钱好说，气难受。给院长写个信。院办一女士来个电话，大面上检讨一番，不退挂号费，也不说L大夫是不是应向患者道个歉。咱大人大大量，算了……

家属:FW医院
人老病多，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我惜命，不是奢望活多长，只求活着时过得滋润，愉快点儿，有病决不讳疾忌医。于是上医院成家常便饭。那回住FW医院，因为疫情，病区封闭管理，病人不许出去。家属不能进来，但医生要求在病房外等候，随时听取医生对病人病情变化和院方如何处置的介绍，必要时签字画押。我没通知孩子住院一事。第一天老伴从早守到晚，没见医生一面，当然也没听医生说一个字，在楼道水泥地上干坐，腰

酸背痛了站一会儿，如此周而复始忍着。儿媳妇听说了，第二天把老太太换下来。到底年轻人脑子活，发现医院里有个咖啡馆，在那里要了杯咖啡缓品慢等，优哉游哉。老板知道顾客全是病人家属，不催他们离座，想待多久待多久。这一天，仍没从病房传出任何信息。

签字:FW医院
第三天大夫找来了，是家属签字。电子的，一划一页，哪来得及看内容?即使看了，有疑问，您也不能把那早就拟定的条款改掉。签签签，不签您家病人就别看病。这形式主义走的，叫人没脾气。病人在病房也签字，也是电子的，程序一样。签签签。有张纸质的也让签，是认可每天的吸氧，对此我拒签，给护士说，你别怕，尽管我没吸氧，但我认头——床头氧气一直开着呢，我不能说没吸……